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道聽途說 卷二

狐母 灣沚鎮南貨鋪，有樓五楹，積儲冗雜，惟東偏半楹地空隙落落。學徒項喜子設榻其間，獨臥無侶。一夕，方假寐，有四十許麗人，推樓窗劣進。項覺胸次恍惚，情怯怯殊不自安。麗人撫項曰：「兒無恐，我胡氏，乃神仙者流，非醫人者。以兒孤寂，來共晨夕耳。兒家世零落，深堪憐憫，能母我乎？我且福汝！」

項少失怙恃，聞胡言，乃投拜於地，而再呼曰：「母。」母以銀如意授項曰：「願事事似此，無患家道不興也。」嗣是朝往暮返，相呼相應，母子其子，子母其母矣。項嘗問母裡居，母曰：「本北產也。然而謁來無定，誰為吾裡居者？今母子團聚於此，是亦一里居也。」母無他異，惟澆濯之需、縫紉之事，初未見其操作，而佈置悉已完備，項甚便之。

鋪中人咸知項有狐母，或夜窺其窗，見項談笑自若，無睹狐母者。母時以紅羅帕挈佳果遺項，多千里外物，味甚鮮美，非其時亦可致也。又嘗訓項曰：「世所謂廉士者，不惟取之廉，用之必更廉，未有用之不廉而能廉於取者。我輩韜光晦跡，動止非人所能窺。苟不自節制，何物不可取？冥冥者不敢行，況昭昭者乎？童稚之年，雖一銖之細，不敢妄有揮霍，則養廉之道也。」

項問估計之術於母曰：「世所謂「人棄我取」者，其說果是乎？」母曰：「是亦有道焉。貸殖者之所忌，眼熱也。往往前人之所科，後人爭趨之。眾趨之物，其得之也難，則貴價購之矣；眾歸之物，其出之也難，則賤價售之矣。夫安得為利乎？若夫絲棉粟麥之為物也，則又不然。來取者之日見其眾也，我則可取也，以其缺於此者之多也；來取者之日見其寡也，我則不可取也，以其足於此者之多也。」其論事之爽利如此。母尚朴素、崇儉約，往來者幾五六年，未嘗見其衣羅綺也。

鋪主劉翁，一日語項曰：「汝漸來亦已成人，尚未有室家。盍乞恩於胡母，助汝金為中饋之謀？」項唯唯。他日請於母，母曰：「此兒終身事，餘豈能寸刻忘懷？特欲擇佳婦耳。今得之矣！兒明日乞假，東行六里許，有菜畦燦燦著黃白花，曲徑南折，逡巡半里許，翠柳垂垂，方塘繞其東，叢棘互其西，劈竹作藩籬，蒼翠蔭合。有高髻峨峨、鬢眉鬢鬢、掐花以走者，兒婦也。好醜兒自相之，歸請於居停而媒焉，鳳卜必諧。臨時餘當為兒籌策，勿慮無資也。」

如所囑以往，事事皆驗。歸以冰上人請諸劉翁，翁不之諉也。胡母以五十金餉納采親迎，恰敷其用。事竣，劉翁檢篋金，適失五十之數，封志宛然，而銀杯羽化。思喜子行聘之物，乃悟胡母之欺已也。然謀由已發，用出己手，遂甘受其侮而不敢言。

項既成室，胡母遂去，不復來。新婦淑慎宜家，而琴瑟敦好，後生三子。項以善賈，卒為富翁云。

籀園氏曰：天下有妄人焉，思得呂祖之指，點石成金，以供揮霍；否則，沈萬三之聚寶盆苟可移贈，營營者亦堪稍暇矣。又不然，得一狐友焉，世間黃白物，不難憑空攝取，予取予求，不汝疵瑕，家有錢樹子亦不過如是也。雖然，以狐之往來不睹、取攜由我，若持此以行其貓偷狗盜之事，彼富室金銀又何處可窖哉？庸詎知天下有主之物，不特函封篋鎖，不能於黑暗中以曲術相擺弄；即深山大澤，拋置於泥沙瓦礫中者，亦必神鬼守之，非其人莫與屬也。彼鋪主之所以教，狐母之所以取，皆項氏子之所應得，而狐母者特假之術，以還其所固有耳。或疑因鋪主之吝而狐故弄之以為戲，則非也。

邑人翟某，作客無為州，流連旅館者數月。館舍宏敞，翟宿東廂中。一夕挑燈展卷，坐窗下。白板雙扉，僅掩一扇。忽聞履聲橐橐自西廊來，及門而止。翟舉首矚之，見一人窺半面於門扇間，年少無須，身衣月白布衫。數呼不答，而人影隨滅。秉燭跡之，寂然也。他日又見之，一如前狀。以問館主人，主人曰：「此狐仙也，人所常見者。」翟思得狐仙而友之，則金帛不難致也。明日具祝詞，爇瓣香以禱，而求為之友。嗣是，狐跡永絕，經月不聞聲息。此狐之來窺，未嘗無飛鳥依人之意。特以翟之願望奢，雖有銅山金穴，不足以饜其貪心，故不敢復近之耳。項喜子廉於取者，母狐者五六年，尚因劉翁之教而始一請於狐。此狐之所以母之也。然而項亦卒為富翁。可見無求於人者，未必有虧於我也。

董子龍

繁昌之荻港鎮，質庫中有幫伙董子龍，涇邑人，乞假回裡。荻港去涇百餘里，再日可至也。明日有自涇來者，言其路過分界山，有旅人死於盜。觀者如堵，莫能識其姓氏，或指為荻港典商。以其地連涇界南邑，地保不肯問，已往召涇保矣。

鋪中人聞為荻港典商，群相驚訝，因詰其狀若何。則曰二十餘少年也，纖而頰長，身衣月白布衫，罩以嘩嘩馬甲，肩一赭黃布袱，傘則太邑崔鋪，紫泥戳記宛然也。聞者大駭，皆曰：「是必董子龍也，冤哉死乎！」

當茲田家蒔插時，典質者終日絡繹。子龍以家報喚歸，得書之日，即欲束裝；牽雲拽雪，強使停趾，意終不釋。可見大劫難逃，陰曹勾魂牌有以促之去也。昨日之行，晨光未泛，即匆匆上道。縱覓代步，路出朗陵城，亦當投宿。何遽昏憤若是，夜走分界山？蓋自投羅網也，乃鬼物有靈。

自得傳語後，屢見妖異，伯有之厲，百態交作，履聲橐橐，恨聲呀呀。器物騰擲砰然，鼓掌擊桌拍拍然。不惟黑暗中妖聲疊著，即白晝亦多驚擾。典主人慰之曰：「子龍兄，明理人也。歸鞭之速，性急自負耳，非有趣之行者。壽數雖促，膝下已有雛行；歸正首邱，尚當千年血食。無若悠悠者，枉作魑魅。倘聽吾藥石言，善自珍愛，當建水陸道場，超拔汝罪孽，上登天堂。況汝既一靈不泯，冥冥中當加意助力，追攝兇人。俾得及早正法，抵償汝命。若鋪中同伙，皆汝舊好。今汝死，且為神，尚賴關垂呵護，何遽謬行作祟，甘居於鬼狐之列？生前明理人，不應如是也。」瓣香屢祝，終以不應。

時有贖者，典商暨子手持照票，盛氣往躡貨樓，將按票對號查給。行甫及梯，突有巨捆，擲自樓門，適當暨子前，刮面以墮。驚視之，則即所查取貨也。鋪中人無不咋舌者。

典主人既許子龍醮餓，因即走伴歸弔，就便助貲追薦。不謂事有大謬：家有生子龍，無死子龍也！分界山之盜殺旅人，年貌衣履，適當其似耳。既聞其異，即日束裝，偕伴赴典。疑團既破，而偽鬼之作耗，亦自此杳矣。諺所云「疑心生暗鬼」，誠哉是言！

籀園氏曰：「妖由人興」之說，豈不信哉！鬼在靈台中，不在夜台上也。因風影之訛傳，致人心之恍怯，孰意冥冥中即有鬼之冒托而來者？人無肝膽，故鬼得弄之以為戲耳。願天下有氣男子，力持其有主之天，無俾好事鬼挪揄而竊笑之也。

江本直

皖城有坐地虎江本直，一布衣獨棍，把持衙門，要結官府。省垣中所有樂部優伶、琵琶小唱，以及上竿踏索、藏鉤耍戲，一切操煙花業者，無不寄其膝下。或有遠來流娼，不投謁江老者，寸步不能施展。

省有唱檔子者三人，曰康齡，曰壽齡，曰愛齡。愛齡之貌頗下之，康齡韶年妖態，娟麗可人。壽齡生有左性，持躬嚴重，或手犯之，輒色然變，然而厚貌豐頤，圓如滿月，不似煙花中作薄命妾者。

時有李殿撰探親皖城，耽情詩酒，恣意聲歌。又有桐城令曾公，以罷篆羈留省垣，與李為莫逆交。李喜雜娃，每飯必康齡輩與俱。曾之專寵曰二順，端莊流麗，妓院中名姝也。李方倚翠，曾更偎紅。二人俱有洋煙癖，迷香洞裡，重簾不捲。榻上長明燈，密對枕頭倩影，吐霧噴雲，香風縹緲中，消盡天台歲月。其時洋煙之禁甚嚴，江本直內結曾、李，外合公差，通連一氣，搜緝私燈，風波屢起，弋獲頗肥。曾既為二順落籍，李亦拌納百琲珠購得康齡，心終不忘壽齡，必思一箭雙雕。束裝之日，強委數百金攬取壽齡，已載入船艙矣。

江本直詭譎百端，有魯陽回戈之力，略施幻術，竟使秦廷璧返，合浦珠還。李殿撰憤發中燃，恨不請上方斬馬劍，立酬報復之心，因復停棹不行，列敘江平昔之惡，訴於臬使周公。公風厲稜稜，極趙盾夏日之威。聽李訴，立飭懷寧縣曾令，刻日鎖江赴案。

曾令者，即前桐城令，調補首劇，受篆固未久也。江平昔鬼域之行，曾且倚如狼狽。故雖奉嚴諭，未敢輕舉，惟密遣乾役伺之。適江行過署前，役等來報。曾即便服出迎，謂有切務待商，遂相與聯臂歸署。具言「臬憲急欲見公，當為我一往，無甚大故，

幸弗恍恍。」乃以肩輿送諸臬署，聞者無不為江駭汗。

周公竹篋厚寸許，每自下公案行刑，但杖二十，無不斃命者；又嘗以兩指探人目眶，出其珠。棍徒畏公如虎。比江至，即傳班升座，刑具並列。江上堂，故作龍鍾老態。公問江生平惡狀，江托耳聾，應對參差，故言李買歌姬事。公怒呼，使掌頰二十。齒血淋淋，丹流唇吻，膠漬蝟毛。公頗憐憫，怒亦稍減，姑上刑具，下於獄。

來日覆鞫，獄卒請盟。江曰：「官怒未息，留此血唇，可冀矜憐。若必就沐，掌頰之酷，未可復免也。」及跪，公見江白鬚沾污，血跡模糊猶在，因亦不甚噪怒，惟咄喝使自供。江曰：「兩耳不聰，乞給紙筆，當錄供以呈。」公可之。江坐地握管，頃刻成數千言，敘曾、李風情，顛末甚悉。

公覽之，總以案情棘手，非鹵莽可以成獄，仍囚繫之。查江於數年前曾充刑房書吏，使人檢察舊案，尋其弊竇，亦卒無所得。又復出示招告，凡城鄉百姓，有能據江某劣跡及曾受其陷害者，均許指名控理。示下，而人不赴控。曾、李既為所挾，而罪狀又無從論坐，獄無可決。

淹禁月餘，公升陝西方伯，議欲釋江。而江以訟無原告，獄不徵實，必求判有定讞，不肯便出囹圄。公窘於無詞，遂為納粟，予以上舍衫服，始罷其事。

#### 李二媽

李二媽，上虞沈鈺之妻；張大媽，其大媽也。二媽悍驚橫暴，與大媽同驢，屢凌虐大媽。大媽夫興茂，性柔懦，日視大媽冤苦，惟俯首隱忍而已。李每詆張，必兼侵興茂，謂其：「恆怯無能，不敢嚴閨訓，縱容嬌懶婦，欲養作娼妓耶？」種種惡聲，不堪聒耳。李捲髮麻面，大眼濃眉，猙獰如鬼。張貌頗韶秀，故李常罵為淫婢，善狐媚籠絡無氣男子，使不能贈一拳。張或偶辯是非，未有不遭其橫撻者。含冤積恨，欲訴無門。

一日，張以浣紗偶留溪上，家有雞為丐者攫去。李怒捽張發痛毆，張不能堪，雉經以死。李自知遇張不情，恐其鬼之報怨也，乃覆殮於棺中，頭腦四肢，各布生鐵以厭之。興茂知之，而不敢問。

李產一子，張無子，惟一女，名富姑，方七歲。興茂以其童年失恃，且知二媽之不容也，遂乞與鄰村郭某家撫養為媳。越十五年，富姑且乳矣，乃告其父曰：「往者母沒時，兒雖稚齒，然已略有知識，父亦知母死之覆身入殮乎？顛倒十五年，鬼亦憑矣，何至今尚無意相救耶？」茂曰：「慎哉，毋多言！脫令二媽知，吾父子尚望活耶？」富曰：「嘻，胡畏懼至是哉？或不敢公行其事，苟暮夜無人時，私啟其棺，棄鎮鐵而反正其屍，誰能禁我哉？」茂曰：「善！」乃密約健工，夜半發塚更殮歆之，衣衾有加焉。又恐塚土翻動，見者疑之，詰旦趣工，持畚鍤而故培其隴。二媽不之察也。

是時，二媽子娶婦已三抱孫矣。忽夢張曰：「汝殺吾命，殊酷已極。予今牒於冥王，將殲汝骨肉而甘心焉。」其年鈺死，而其子亦夭。塚孫年十二，性敏慧，為其舅鄭二所鍾愛，攜往荊襄，將習估計業，江行遇風，舟覆墮水死。李撫二孫，並養雛女一，涕洟茅舍中，亦覺晚景之不佳矣。然而狼心不改，暴戾如故，鄰里共患之。寡媳鄭氏，知其所為不善，時時勸諫，弗聽也。

一夕，李與孫俱已就寢，惟鄭及雛養女尚勤夜課。四更火作，鄭與女冒煙以逃，不遑顧李也。其時，烈焰飛騰，黑靈芝燔燬霄漢。四鄰麇至，隔火呼二媽，猶聞喧喊之聲。然而火球迸射，門徑已迷。流光閃爍中，隱約見其手挽雛孫，勢將奪門以出。逼火而僕，爆烈移時，腥臭不可耐。比天明火熄，於灰燼中出其骨，亦零星不全矣。

最異者，庭前有桑樹數株，去屋簷五丈有奇。嚴冬雪後，枯葉盡脫，林立空條，悉為火灼，頑橫拳挺，黝然焦炭。火力遠不相逮，不知何由連及。殆亦故為其異，以示天報之顯也夫。籀園氏曰：人世之冤深似海，呈控不力。所謂司牧者，誰則有心垂顧耶？此陽世之積，皆固然也。不謂夜台之鬼，身死骨冤，幽閉十五年而冥報無聞。陰曹之玩視民瘼，與陽世又何以異焉？豈壓鎮之法果有益哉？或謂二媽之斃張也止一命，而報及全家，不亦過當矣乎？雖然，二媽之於張，既斃之而又陰錮之，其罪情固不止一命也。況斃其夫、斃其子、斃其孫，而不遽斃其身若雛，未始不冀其改悔而更從寬典焉。至暴戾如故，而勸諫弗聽，則盡室焚之矣。

#### 干支國

前明崇禎時，避闖賊之亂。有武昌諸生於摩竭者，字禹門，夙擅才名，而生時不偶，落拓無依，旅居福寧之五丈溪。從役一老僕，姓公，因其多髯，人以公髭鬚呼之。客久囊空，謀生無計。公本舟人子，長於用楫，因而操舟為業，於自主舵，以載往來商販。

一日，有客賃其舟，將走蔗洋。詢之，亦荊楚人之避難者，姓解名堅。其居停姓海名保，小字狐奴，蓋福之洋商也。依托甫半年，而旅橐已稍潤。乃勤於舍操舟業，從海客泛洋。於從之，相將見海。海雖商賈中人，而雅喜文墨士，見於深器異之，遂相與為海外之游。船出大洋，為颶風所薄，濤摧浪卷，茫無津涘。忽然，天轟地塌，船墮滌水下。回視海水壁立，勢不可以復上。泛泛者不知幾千百里，卒遇一島，舟乃得泊焉。

其地山勢盤旋，樹木叢雜，峭壁危崖，寂無人跡。明日，舟人共出。攀羅捫葛，搜得一徑，繚繞羊腸，荊榛四合，似非往來慣道，然知其中之必有居人矣。只以窮荒怪藪，莫敢深入。竊意蒼莽中必多猛獸，乃數十人持械連臂以行。

逡巡二十餘里，始有修途橫互。更十餘里，則人煙在望，雞犬相聞矣。趨詣之，屋廬聯比，居民環聚，耕作不異於中國，而衣履整潔，動止閒雅，儼然有王化者。問此何地，曰：「干支國也。東行五里，可睹城郭。」尋至其處，巍巍百雉，高聳雲霄，其上豎嵌一石，光潤如玉，書曰「干支國」。下有橫額曰「朝陽門」，知為東城矣。

方入郭，為關吏所阻，問：「客何來？」以「中華」對；問符節，答曰：「因舟行不利，失路至此，無符節也。」乃僅放海、於兩人入，從人俱不得隨。城東曠曠多山，蔥蘢綠樹中，惟茅舍數椽，遠近相望而已。其輻員湊集，多在西南城。約行二三里，所見悉峻宇飛甍，迤邐而來，無非鎔紳巨第。過數弄，漸達康衢，人聲騰沸，廬舍高閎比戶，牌樓森列。各為額題，字畫百態不齊，而人語亦方音互變，然皆有譯可通。

叩問其詳，惟本國人情風俗，事事與中國同。有不同者，皆遐方絕域、販賣往來之徒。其招牌字義，各以國書通，以故為中國人所不識。

國有獻寶館，館主人通識殊方異寶。每歲四月八日，諸肆貨主同詣獻寶館，甄別寶貨。海狐奴亦洋商領袖，舟中貨物填溢。第恐錦繡之屬，不足以當諸商異玩。然既會逢其適，亦姑謄錄貨單，投刺於館。乃大為館主所欣悅，即時延為上賓。蓋國中素尚中華綾錦，時以歲逢大比，向例臚唱後，甲首以下，各賜官袍美錦有差。蓋仿古元纁幣聘之意，而袍與錦皆須中朝物，重華制也。是歲甲首官袍，求之尚未有得，獻寶館方切憂惶，海狐奴來如其候，所謂「當土者貴」也。至四月八日，萬商同宴，獨援海登首座，而海遂獲利無算。館主人以其名聞於總財，總財聞於國主，授金庫大使，解亦授副使焉。

海問館主人以「干支國」命名之意，主人曰：「國所以主歲者也，凡二十四氣。十乾、十二支，悉綱維於是焉。每遇甲歲，有鴻鈞大使者來典試。凡有血氣者，皆得赴試焉。今歲甲戌，不日天使下臨，乃國之大科也。」海喜，以所聞告於。於名心慕熱，因勤攻舉子業，以待試。海既受職，日惟與解在金庫主政，而於獨羈留別館。來船泊島下，留公髭鬚掌焉。

有伶人寶官者，於獻寶館演戲戲子，因而時相過從。一日，寶趣於游金翠園。時場期已近，舉子雲集，名勝之區，遊人雜沓。園有萬花樓，倚山結構，形勢頗高，能收遠景。於攜寶登樓，沽酒共酌。寶雖伶人，頗嫻吟詠，侍於酣飲，暢談甚得。

對座有四客，冠履軒新，隨從繁眾，縱橫賭灑，意氣甚豪。寶識之，告於曰：「首座者姓盧，名重環；次座者姓相，名有皮，即前科甲首相有體之崑玉也。餘兩人亦赴闈場者，未能詳其姓氏。若盧與相，直「沒字碑」耳，請招之來而驗之。」乃趨對聲聲諾，唧唧數語，盧、相俱至，相揖即坐，各詢邦族。而盧、相語言多腐，俗氣薰人。於不能堪，趣寶移趾他處，而盧、相諸人猶戀戀隨之。

沿西廊，過一小舍側，入水榭中。東轉曲橋，一門啟焉，額篆「碧玉瑯玕」四字，植竹其中。有楹帖數聯，款多華人名氏。於疑海魚天涯，安得華人筆墨？舉以問寶，寶言：「無異也，每科主試者皆華人。甲寅歲，岳忠武王來主鴻鈞大使，其科取以冠甲首者，虎將也。甲子主試者為惠子，而蒙莊為之融，定甲首得相有體卷。莊嫌其腐，惠強拔之，而莊不能爭也。」且言且指四篆，以詢盧，盧曰：「望王良午四字，何不識之？」有聞者絕倒。

無何進院，於文思汨汨，其意良得，自謂穩攝巍科，不作第二人想。乃榜發，而主司雙盲，依舊孫山名落。寶自外至，告於曰：「「望王良午」已名登甲首矣。」出示題名錄閱之，甲為盧重環，乙則王大蘭，丙相有皮，丁田爾耕。蓋是科主試官為李斯，而楊布副之，同考官則以尉遲敬德、秦叔寶為之。二公者，曾拜爵為門神，而盧之父本貴家司閽，故得夤緣推轂焉。國有東門騫者，斯之貧賤交也。及斯之至，騫以病未入場，斯求騫不得，因求其次，而盧氏子遂僥倖焉。

於乃喟然歎曰：「昔淮陰受蕭相之知，劉平賴鍾離之引。仲父雖能，非鮑叔而不顯；但陽信美，遇鄧鷺而乃升。自古英傑之士，誰則無藉而興者，況竭也？樗櫟不材，蒿羅無力，孤身海角，萍寄荒陬，乃欲與大力者爭時命而強功名，何不諒如之？」呼天痛哭，不覺昏倒於地。

寶以其困頓窮荒，迍邐時命，深堪憐憫。淪茗救之，半晌方蘇，謂寶曰：「卿其去我哉！我無面目復見卿矣。卿以色藝名重國中，歌台舞榭，豈少富貴往還？而願惓惓於遠竄之窮儒，亦謂其尺寸之長，不難自奮於清流耳。何意鯁生無命，徒然肥暴龍門。若果屈於宏才碩學，斯亦甘心納款。乃旗鼓相當者，只在「望王良午」之輩，僕誠狗彘之不若矣！」

寶曰：「論此等物事，賤如我輩且差與為伍。然而氣運推移，非關人力。夫物窮則變，變則通。今君於姓，於者魚也。試而不售，特不化龍耳，終無失其為魚也。魚以水為天，以海為壑。海狐奴，君之良友，現居金庫，富埒王侯。國例二十四氣，吉兇神煞，職事繁多，固以考入甲榜者論補其職。然捐貲納粟，亦有旁門；請托賂遺，更饒捷徑。但揮數千金，不難立膺顯秩。盍藉海力為變計乎？寶請為君謀之！」

乃往說海，曰：「自明公稅駕於此，不半載而萬商之利悉歸明公，誠哉富有之大業矣！雖然，人之所貴於富厚者，以其資身家、濟鄉里而厚子孫也。今君富奪石崇，而孤零海國，還鄉無路，骨肉無以同其樂，戚友無能丐其恩，子孫無可延其世。虛擁多金，有何益哉！」海曰：「何以教我？」寶曰：「於生與君有金蘭之誼，而大比失志，騰達無由。然尚有可趨之途，公誠舍數千金，資其營乾。在君第去其一毛，而於生受無窮之惠。無損於己而有益於人，君其有意乎？」海曰：「善！苟有利於禹門者，雖萬金不惜也，其恣君所為。」

寶乃為於援例納金，又復交通當道，上下夤緣，得除授青龍神職，主兩水事。雖官不及海，而宦囊已漸潤。至其政跡多聲，誠不負於寶官焉。於感錢神力，刻木像祀之，示不忘本也。海與於所領職，皆以十年秩滿當遷。於有急流勇退之思，乃約海與同罷職。海亦心懼履險，不敢戀棧，遂乃上表辭位，掛冠俱去，優游林下者又十餘年。

寶官言：「滌水長落濤，每三十年則一年滿。聞諸父老，今二十九年矣。明年春，落濤當復平。來船在島下，多有缺壞者，篷纜之所需，當整而新之。時至則發，毋以滯滯貽誤也。」海、於聽其言，以告公髭鬚，使預為之備。並出藏金，購諸商珍異。明年春，公髭鬚來告落濤滿，遂即擇日以行。寶官心儀上國，於感其依戀之情、挽推之力，乃攜以俱歸。至海澄，風景不殊，舉目有河山之異。訪海之故居，已蕩焉無有存者。因與於俱返崇陽，盡貨珍異，為富民樂太平焉。

禹門捐館時，風雨迷暗，霹靂一聲，見有青龍騰蹕，凌雲而去。嗣是，崇陽之風雨多調。至今歲旱，輒迎神於龍泉山焉。

籀園氏曰：乾之係於支也，各因其所屬以互相代謝，此循環之理，雖聖人所不能易者也。於氏子何得以非類者冒跡其間哉？一聞被黜，輒哭倒於地，抑何不諒之甚乎？於稱名下士，夫豈鯽魚名士耶？寶以夤緣之術，置於青雲，於遂感錢神之力，刻木祀之。殊不知雨水之司，亦於命之所由然，無關推挽也。雖然，爭名者於朝，爭利者於市。魚不得水，則相煦以沫，相濡以濕，幾何不索諸枯魚之肆哉！

#### 盧裁縫

盧裁縫，繁昌人，與同邑蔡林兒妻陳氏有私。陳與林兒不睦，有琵琶別抱之志。盧以成衣業出入縉紳家，因藉虎威之助，攬取陳以為室。陳之在蔡也，帷箔不修，結納者固不止盧一人。有屠肆殷大鼻者，交尤密，故歸盧後，月上柳梢之約仍所時有。黑暗私蹤，雖未嘗令裁縫知，然倘無人處，與大鼻對坐閨中，亦往往為裁縫所覷見。

裁縫性頑劣，喜怒無恒。得大鼻酒肉，便與把袂促膝，語刺刺不休。或沾釜不獲舐潤，則洶洶然惡氣噴人。雖嘖叨毒口，未嘗明辱殷屠，而指桑罵槐，意固顯然有屬也。以此陳與大鼻俱心忌之，遂定謀殺。裁縫尚喜蝸居僻陋，孤寂無鄰，不難為所欲為。

一夕盧又作惡，陳曰：「何必爾？酒肉固所自有，須知豚蹄之奉，必有所祝。毋徒灌黃湯，不問饜口者之何自來也。」盧曰：「刀尺小技，亦華屋中客。乃只雞斗酒，如許矜持，真村嫗識見也。」婦笑罵曰：「不識誰家殘筵下，搜起一片零星骨朵，便爾油溢唇邊。往取束薪來，若不枉嚼蛆，當許汝醉飽也。」羹熟飲以酒，酪酌盡一瓶，不能復坐，遂倒地臥。

殷本暗藏幕中，至是招之出，而商所以斃裁縫之計。殷欲縊殺之，陳曰：「似此徐徐結束，太煩人力，不如鋒刃之奏功捷也。」殷曰：「血淋淋殷紅滿地，事易敗露。」陳曰：「易耳。」乃取大浴盆，實荻灰滿其中。時裁縫已爛醉如泥，任人簸弄。殷假裁縫作人斃，橫臥盆灰上。穿刀到血，灰盡淹漬成塊，無涓滴外溢者。氣既絕，乃移其屍委阡陌間。

天明，有牧豎驅犢過其處，見有布衫露葬中，意謂人之所遺失者，心竊利之。趨視，則一僵屍倒溝側。驚絕奔喊，裡人咸集，始識其為盧裁縫也。鳴官勸諭，知為冤死。執陳氏入城，連日不為訊鞫，遂為隸役教供。戚友鄰舍衣食足以自給者，株連殆盡。人心惶惶，一時騰沸，而殺人者早已竄避無蹤矣。鄰邑南陵，一打鼓擔、一彈棉匠，俱被株連擊命。

案延三載，卒亦再易。追捕正凶，杳不可得。後某宰以案久不結，恐乾吏議，乃緝一農家子（亦嘗與陳氏有染者），使狡黠吏教其以獄自承，且給之曰：「殺盧者，陳氏也。汝與陳氏之姦情已實。倘按陳氏以因姦殺夫，奸陳氏者安得不死哉？汝第承以黑夜遇人於田隴間，問之不應，心疑為鬼，挺刀刺之，實不知其為盧裁縫也。此誤殺之罪，所坐無過於監候，遇赦即釋。如是，則陳氏可以不死，其德汝也必深。汝遇赦後，陳氏舍汝誰歸哉？」農家子信之，遂畫「誤殺」供。

獄上，農家子論抵，而釋陳氏焉。

籀園氏曰：盧裁縫之於其妻也，苟實不知，則亦已矣。知之，而佯為不知，又欲挾之以為口腹之利，以致數犯所忌，固已有死之道矣。顧盧裁縫之見殺不足奇，而農家子之論抵則深可敬也。不貞之婦，昵之者以為陰鷺無傷，不知婦有污行，彼此葛藤，一人肇釁，殃及人人。彼農家子非殺人者，乃以與陳氏有染之故，卒為殷大鼻作替身。九幽十八獄，又何處叫屈哉。

#### 何永壽

何永壽，浙西人。其父榮慶，貿易鳩茲，積貲饒裕。年四十餘，以病歸家，不半載而亡。時壽甫十齡，家無成人，強暴者百計侵掠，貲財耗散略盡。榮慶在時，為壽聘胡氏女。胡止此一女，愛之綦篤。年十七，爰賦於歸。傾家所有，悉資奩贈。惟留田二百畝，為頤養資。

壽既娶，藉婦奩貲經營商業。以鳩茲為其父舊游處，遂挾資至其地，開一金珠鋪，握算甚工。歲有饒益，而慳吝性成，涓滴無漏，衣粗布，飯脫粟。雖慶賀相尋，或與諸顯者相往還，而衣冠錯楚中，不以縵袍為恥。亦不慣宴客，問一款賓，不過茶肆中供清茗一盞，佐談口而已。或有勸之納粟者，則曰：「囊中黃白物何害於我，而必驅之充盈府庫中，以貧助富哉！」

內弟胡昌，胡氏之嗣子也。胡嫁女未幾，夫妻相繼卒。昌不善治家人生業，田產所遺，漸以不支。又值歲饑，家況愈窘。聞何以胡氏貲得富，乃假貸戚友，修裝抵鳩茲，冀得何力，以圖生計。何峻拒之，不贈一錢。胡進退無據，遂備於染繒者之家，而習藝焉。

何鋪掌肆有馮甲者，胡之中表也。年十二時，即學習於何鋪，閱十五年矣。廉謹敏決，事事賴以經紀。甲弟馮乙，亦客鳩茲，貨貲毳為業，伶俐有口辯。少年放誕，恣情花柳，浪解腰纏，漸以狼狽，債台屢累，困不得償，時時稱貸於甲。甲每規抑之，終以孔懷之誼，不忍竟諉。

一日，因乙告急，手袖洋蚨二十元，將往酬之。遍索市肆無所得，或以青樓告。甲暴怒，將力斥其謬。問途而往，甫及門，輒有大聲呼「客至」者，內嚶應之。過夾道，有媼來，導甲自側廊入，則赤闌左繞，依牆西走，一門如圭，小弄通焉。

行數十步，進一院。蕉葉蔥籠，窗紗掩映，有高髻婢立簷下。甲逡巡不進，婢曰：「客故遲遲何為者？」甲曰：「問馮乙耳。」婢曰：「入就座，自相告也。」甲默然。婢曰：「此高小姑妝次，非鬻人者。」啟簾促之入，室廬幽雅，左壁下置一榻，幾上洋鐘寶鼎，陳設都麗；對榻設六座，錦茵繡褥，俱甲所未見。婢曰：「姑坐此，小姑甫晨起，結束猶未竟也。」須臾，老媼進茗。

甲與婢媼方數語，有婢隔簾聲喚：「請客內坐。」媼即代移茗碗，婢啟簾納入。一麗人衣水紅短襖，花繡鑲嵌，絢爛炫目；蔥綠褲底，鳳頭纖瘦，鞋未兜跟，雲髻半偏，臉含宿粉。倦步徐迎，朱唇慵啟，惟凝眸點頰而已。媼指麗人曰：「此高小姑也。」甲唯唯就坐。略詢邦族，甲問：「有馮乙者，聞其往來此地，果有之乎？」小姑以「不知」對。甲曰：「非有他故，昨渠謀貸青蚨三十貫，今取至耳。」小姑曰：「此事當問吾母。」遣媼去。

移時乙至，見甲駭曰：「奇哉！脂叢粉數中，不肖者之所留戀，道學人何由至此？平昔曉曉，頗不容於同氣。己則如是，而乃相煎太急耶！君既自墮淤泥，弟坐此積債三百鎰，倘不代為出脫，則同拌一死耳！」甲聞言，期期艾艾，舌卷不可復語，雙眸汨汨，兩淚俱下。乙曰：「盍早為計？徒作楚并相對，無益也。」顧媼曰：「餘身陷數百金，專賴此公取償。若事急或有不測，惟向汝輩索人。當牢守勿懈，吾去矣。」負氣以出。

甲曰：「猥狗之鬻人，不可以言語相爭，誰能以德施而受此怨報哉！」乃振衣而起。小姑問：「將何往？」甲曰：「行矣，弗復顧矣；從此參商不相見矣！」小姑曰：「唉，是誠易易哉。不聞所囑乎？人或不測，將惟我輩是索。不能相福，毋以相禍。請姑待乙來，則去住由君耳。」俄焉，環佩叮噹，粉白黛綠者五六人，相隨俱至。燕語鶯鳴，圍如鐵桶，迷花蛺蝶，無路可出。甲對諸麗人曆數乙短，眾無不詆乙而頌甲者。

煙花應酬，齒牙伶俐，語言契合，坐久忘歸。日已曛暮，燒燭垂簾，酒餚備列，甲猶憤不就坐。諸姬嬖使登席，團團列侍，一看一饌，各以箸頭挑進。調弦勸酌，移盞就唇，一腔忿恨，消於瓜窪國矣！席有金寶者，彼此酬酢，眉睫間早已暗通消息。眾因相與執柯，或推或挽，送入金寶房作合焉。尤雲滯雨，徹夜綢繆，直至曙色透窗，始朦朧睡去。

馮乙之引甲入彀，原與諸妓設謀。是夕即暗宿鄰房，偵甲動靜。及至日已向午，甲晨夢方醒，睜眸啟睫時，乙已坐床前。金寶方攬衣起坐，粉胸半露，紅錦抹胸，倦態懨懨，兀然不動。侍兒進水煙，蘭麝三四噴，漸而下床結束。甲顧見乙，驚悸慚汗，無地自容，急推枕起，整衣扣鈕，垂頭坐鏡台前，默無一語。婢促顧面者再，卒不應。乙啾啾聒耳，煩絮不堪。甲怒，拳簾欲遁，金寶趨止之。

正扭結不解，有甲友方煥如適至，乃勸使皆坐，說考曰：「花月遊戲事，規矩中安索解人？此地當柔腸用事，乃昂昂然作大阿哥氣象，是真焚琴煮鶴，殺風景矣！人生行樂耳，何苦自招煩惱？況足下篤愛友於，今崑玉當連遭之際，正應面議救援，俾得悔過自新。大丈夫釋憾於杯酒間，今夕弟治卮酒，為兩君通好。敢有二三其德者，當與娘子軍以問罪。」甲乙俱為解頤。於是整席薦觴，猜拳譜曲，挑弄諧笑，極盡歡娛。甲興致之來，亦自忘其忌諱。兩人沉溺脂粉，不出院門者匝月。

何之內弟胡昌，以何之棄之也。忿甚，益勤廉自勵。旅橐稍完，輒棄染繡業，自作商販。資積日饒，頗好聲譽。結識縉紳，攀附文墨士，惟與何不通屢甲。

甲之戀金寶也，適值胡氏大男行婚冠禮。冠履之客，踵相接也。甲誑何，謂代胡氏支持賓客。何以甲索謹厚，深信不疑。甲心欲得金寶，而百琲之珠無能謀者，遂盜何鋪金銀數百鎰，買金寶以逃。

明日，何以失金控甲，詞兼涉乙。乙與胡謀，轉以生死無著向何索甲。何溪刻多貪，素失街鄰歡。因而眾咸徇甲，謂其必無盜金之事，衿士願為甲甘結，而不直何。何恐久訟耗貲，乃復捐金請和，而訟始罷。

#### 鍾和尚

族兄潘狄，年少無賴，恃其血氣之勇，剛狠好鬥。嘗從公人捕盜南湖，盜船蜂擁，火藥迸發。狄團伏水底，槍子紛紛，水聲擊若鉦鼓齊鳴，激沫如飛。伏不得起，乃水行十餘里方脫。

行至溧水，得盟友十人，開一酒館，命曰「好漢館」。一日，有募化僧手提一鍾，置鋪案上。問：「何作？」曰：「鍾重八百斤，每斤募錢一文，所索八百文耳。有能舉此鍾者，弗索也。」諸伙無敢舉者。狄自知非僧對，然性好勝，徘徊觀望，欲乘間顛之。乃暗攻其後，和尚岸然堅立，無所撼搖，但一縱送，狄已跌墮康衢，冥然昏憤，逾時始蘇。急探溺器，跪而牛飲，盡一器，心始豁然。問和尚，則已提鍾他走矣。

蹤跡得之，尾其後。和尚曰：「不死為幸，何事復來？」答曰：「愧技不如，願乞指示。」曰：「能為我牛馬走，則來。」曰：「能。」因以行裝一裹委狄，使肩任之，重不能勝，跛倚行數十步，其狀甚憊。和尚曰：「重不四百斤，便乃如許作態，纖纖如兒女。拳棒粗笨事，其何以堪？」狄固請從，和尚曰：「權過荒山，能否汝自決之。」

行數月，至一處，萬峰峭立，鬆杉蒼鬱，一羊腸徑崎嶇石罅間。攀蘿葛而上，出叢林一里許，頓覺山停水靜，別有一天。有平坡，廣數十畝，箭的馬埒備焉。逡巡半里，過橋東折，有塢甚深遂，蘭若巋然。聚食數十僧，皆強有力；又有悍鷲少年寄此習少林業者，亦數十人。鍾和尚之上，有父鍾和尚者，有祖鍾和尚者，且有祖祖鍾和尚者。重門復道深閉，方丈內狄所不能通問者也。

諸少年身皆輕捷，每躍起，迅如飛鳥。寺前銀杏十數株，圍可三四尺。有數少年，每曉起向樹上疾飛一腿，迅即退立樹外。葉上露零如雨，無涓滴沾衣者。或立百步外，以丸彈楊葉，第認定何枝，彈丸風發。頃刻繁葉亂墮，無一存者，他枝不誤損一葉。或立瓦一片，駢二指削之，則一角落，而瓦立如故。或囊沙懸於四側，人立其中，四面擊之，囊無著身者。又有以手挾數十斤沙囊，聳身中堂，以指掐屋樑，而掛其上，半晌乃下。諸如此類，不可殫述。人各一技，晨夕演習不倦。

因使狄自獻所長。於是使拳弄棒，如「黃鶯撲翅」、「撥草尋蛇」諸技，莫不竭盡平生之力。然而弄斧班門，略無許可。和尚曰：「所有來此習技者，類皆弱冠以前。今汝年已三旬，技止此耳，烏能為力哉？及早歸去，深自韜晦，或不失為善人之目。若必以區區自喜，好為賣弄，死喪無日矣！」贈二十金，遣一老園丁送之出山。狄自是不復敢負氣自雄矣。

籀園氏曰：所見不廣，而以區區自喜，此盆成括之所以見殺，而馬服子之所以喪師也。鍾和尚之不傳其技，即謂以菩薩心救世可也。

#### 藍山過客

張雨亭孝廉，設帳於藍山僧寺。門牆桃李，多豪氣少年。一日，有過客年可三十許，衣履不甚修潔，無隨從，無囊橐，無雨蓋，隻身至剎。走殿上，巡視塑像一周，即旁窺書舍。與諸生語，皆以客為落魄旅人，大加白眼。進就雨亭，亦落落不甚為禮。客掃興而出。

時方整潔神像，有護法靈官業已裝就金身，未及正位山門，暫供佛殿上；有關帝聖像繪彩未成，閒供山門外。客感其事，欲留數行墨，以示輕己者。因向雜僧索筆硯，僧乞憐於諸生，無肯予者。客於灰燼中，檢得鬆煤，題壁云：

古來傳語不欺人，佛要金裝衣要新。

看汝靈官居上座，漢廷夫子在山門。

題罷，大笑而去。

兩亭偶步殿下，見題句大奇之，問髹漆匠誰題此者。匠曰：「適來縵袍書生所留墨也。」兩亭曰：「莫謂風塵中無佳士也！雙睫俱盲，是失子羽矣。」使其徒追返之。盆息至五里外，客尚息足路側。要使回轎，且言師謝罪之深。客笑卻之，牽裾固請，益堅拒不顧。詰其姓氏，卒秘不吐實，但言：「為謝乃師，僕姓名久不流露人間。乘興而來，興盡而返，非由諸公見拒也。」

徒知不可強，遂還報命。兩亭歎曰：「小子志之：士不可輕！徒自取「肉眼」之謬耳。」

戒牛肉

癸卯鄉試，闈中有白鬚翁持一冊，狀如行腳僧之募化緣簿。遍行矮屋中，問有戒食牛肉者，則書名其上。友人吳某書焉，歸而不食牛肉者半載有奇。

一日，飲友人家。僭置太牢，某戒不舉箸。同座者咸勸之，因而不能自主，輒破戒，一作馮婦。歸而胸膈飽悶，頭腦冬烘，抱「彩薪之憂」者，數日始愈。念必破戒之故，嗣是心懷恆懼，不敢再犯。

或曰：「此偶然耳，倘再犯而再困之，則信矣。」勸使再試，以觀驗否。某勉從其教，甫一下嚥，疾即大作，身如熾炭，昏不知人。醫治莫效，遷延旬日，卒以不起。